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一百二十五回 素臣無外兩釋疑城 紅豆天淵雙生貴子

梁公道：「吳江縣田賦，皆納自桑梓，半屬親族友朋。雖出君恩，而儼然受之，世享父老之奉，得毋少侈？然此猶小焉者耳！諸兄言志之時，弟雖未在席，而竊有所聞，韓公《原道》之說，豈竟忘之？抑得君未專，而未敢以入告也！首公雲，所行過於所言；弟竊以《春秋》之義，責備賢者，猶為行不掩言耳！敬亭之意，亦與弟同。謹以質之表兄，可乎？」素臣道：「二位責言甚當！但其中尚有委曲，不得不為諸兄陳之：田賦之事，本應力辭；因皇上屢欲賜以王爵，食封數郡，故寧就此避彼。意欲以每歲所入，存之於官，荒年賑糶，及族親嫁娶喪葬之用。則通父老之財於桑梓孤窮，既無嫌於侈，而不為矯廉以廣君恩，似與夫子教原思之意相合。稟於家母，家母深以為當，方敢直受不辭。至昌黎《原道》之文，則不特得君既專，無不敢入告之隱。且首蒙皇上垂問，而弟反請緩行者也，何則？二氏之蟠結已深，必吾實有足以勝之之理，而後廓然清之，如振落葉。若但有其勢，而強以行之，亦如古今之旋滅旋起，徒為其徒口實耳！夫欲愚民之舍彼趨此，必先使其知此之美，知彼之惡；即未深知彼之惡，而已深知此之美，乃下令如流水然。今時禍亂方平，元氣未復，國無三年九年之蓄，民無三釜四釜之貲，頌白負戴於道途，兄弟鬩牆於門內。如此，而遽欲奪其蟠結之心思，去其膏肓之錮疾，雖聖人有所不能，況不才如弟者乎？弟故先陳十事，以解倒懸之急；次陳十事，以開休養之端。有裨於國，有利於民者，恭承皇上德意，次第行之，以稍復其元氣。專候家叔及敬兄到京，即分設大小兩學，如首兄之志，課教貢士，及公卿大夫子弟，與凡民之俊秀。力行三年，拔其尤者，分發郡縣司鐸課士。力行三年，拔其優者，升入太學，減制科解額，使與太學經義治事之有成者，每歲選缺相等，復參與鄉舉裡選之法。即不能待首兄十年之期，而六七年斷不可少。其時則州縣俱有賢師，而士知向學；孝義皆得舉選，而民知興行；凶荒俱有賑貸，而農不流離；一切害民之政去，利民之政行，而百姓漸致殷阜；衣帛食肉之休可觀，型仁講讓之俗可成。然後以尺一之詔，下之於民，去二氏而獨尊聖經，以行王道。則民志已正，其邪之去，乃如距斯脫耳！現與劉健、陳選等，沙汰僧道已十數萬，立定規條，即以佛法治僧，以老法治道。只許苦行焚修，不許葷酒肉食；衣必補衲，食必粗；乞食但許盞飯，佈施不及金銀；良田美產，鮮衣駿馬，一切侈麗之物，俱查收入官。能守規者，仍留寺觀；不能守者，勒令還俗。力行此法至六七年，則逃佛、老而歸於四民者，不待掃除，而已可去十之七八。此漸衰勝之法，與一旦決而去之者，功效不同矣！愚見如此，是以寧緩毋急，不欲以勢劫之。」

首公道：「王道無近功。素臣當國，除原汰法王、真人等首惡一千四百六十九人，次汰京外大寺觀僧道次惡十一萬一千餘人；數日前又立此規條，皆為言志張本。梁公、敬亭或未深悉原委，故有此論。弟等亦豈肯阿私所好，而為面諛之人哉？」梁公、敬亭俱出席謝罪道：「某等識見淺薄，兼之才到京師，未識本意，故妄擬規諫。今乃知古大臣謀國遠猷，正未可一二為流俗人道也！」

素臣亦出席致謝道：「所賴乎朋友者，正在勸善規過耳！友直友諒，所益最宏；若匿其本懷，而不加督責，人已俱失，非友道也。昔武侯雲：『事有不至，至於十反。』況弟之暗劣乎？諸兄切勿棄而不教，則幸甚矣！」梁公道：「弟本期表兄為禹、皋，不敢以淮陰、汾陽等薄待。今知昔日之言可踐，乃千古之業，非一時一世之業也，何快如之！當飲一醉，以志喜！」何如道：「愚意亦如梁公。因初到京師，未悉時政，故不遽加督責，非匿其本懷也。今知吾姪大行有日，吾乃欲狂矣！厄酒安足辭！」無外大喜道：「二兄快論，弟首當仰承。那年素臣言志，曾飲十觥。今已見諸行事，且吳江即減去浮糧，尚有二十餘萬銀米，每年桑梓貧糧，得此大惠，我們不該感謝？這回真要飲滿百觥，不得再少！」首公道：「在座除吾兄外，何人能飲百觥？還照前各飲十觥罷。」無外道：「梁公剛發快論，首兄即首先敗興。」何如、心真道：「非是敗興，百觥實屬太多，加一倍罷。」

眾人俱說有理，梁公亦便允從。無外責備梁公虎頭蛇尾。敬亭道：「未入正席，即飲二十觥，亦不為少矣！」無外拗不過眾人，只得聽從，各人立飲二十觥。首公、成之勉強飲了十餘觥，便不能飲，無外便接過再飲。那觥約容酒六兩，三十餘觥，約十餘斤酒入腹，已有酒意。換上正席，心真偏行起「六部令」來。這令酒既極多，再點古心做了戶部，雙人做了禮部，又不立恤刑。古心繫主人，豈有省酒之禮？請下斛來，俱是大杯。雙人少年心思，定出諸般儀制，拜跪拱揖，委曲繁重，諸人俱當不起。何況無外是第一豪爽之人，那能如式，一上手，便是一二十大杯，酒急氣悶，竟至大醉。無外一醉，便不遵令，強著合席都要儘量，連一連二的代主勸酒，復責備素臣惜酒，連罰大杯。

登時把合席諸人，都引入醉鄉，飯既不用，酒又不吃。何如呆坐在席，首公、心真只討茶吃，梁公、雙人仰睡在椅，敬亭、古心伏睡在桌。無外強成之比力，素臣帶醉勸阻，無外道：「你侍著國公宰相，敢要硬勸嗎？你只勸一勸，須吃我三拳！」素臣既不敢動，又見成之被無外拉扯，東倒西歪，怕受了虧。正在著急，忽見無外丟掉成之，跑過補袞堂中一間去，大笑大叫的，說道：「小王子來了，且摸一摸龍卵！」素臣看時，是雲氏之子寤生，已被無外抱住，去掐他的鳥頭。素臣帶醉含糊道：「龍卵是有病的，休摸錯了！」

且道寤生因何到府？因是四婢三朝，水夫人主意，派文恩、文容四子去做朝。玉奴之子川郎，阿錦之子天郎，年只三歲，丫鬟抱著去的，略坐一坐席，就先回來了。賽奴之子長生，與寤生同年七歲，卻一個是正月所生，一個是十二月所生，整整差了一年。長生月分既小，又怕生人，席散即回，便也歸家得早。惟寤生年長，貌美性靈，在王府中做了五六年王子，移氣養體，氣概更自不同。陪宴親戚，多半疑是天潢，俱不敢以小兒待之，一切湯點酒菜，俱依禮割獻。席上已是擔遲，恰好又替生勝做朝。生勝與文容是一主奴婢，把寤生如姪兒一般看待。未坐席，便先留在房，講說家常；既散席，又留進房去，致送什物。層層耽擱，所以直至日落才回。不料被無外一把拿住，掐起鳥來。

寤生方以大人自視，不覺勃然，卻甚有主意，見無外已醉，便不動聲色。只這「小王子」三字，及「龍卵有痣」之言，便直鑽入耳，再也不敢忘記了。無外摸了一摸，親兩個嘴，便就放下。醉人一笑，酒勢已解，便也討要茶吃。睡客亦俱醉轉，吃了幾杯茗茶。梁公道：「有城門之隔，天色已晚，大家告別罷。」無外道：「敬亭、何如不說，獨吾兄說，情見乎辭矣！」首公問故，無外道：「敬亭何如沒帶家眷，梁公帶著家眷，獨他著急，不是要做那比翼鳥嗎？」敬亭道：「鸛娘懷孕，休屈說他！梁公不悅，弟也要說了。」因各起身作別。

古心、素臣送客入內，水夫人斥責道：「怎這樣沒正經，吃得如此大醉，成何禮矣！」二人雙雙跪伏，不敢仰視。阮氏、田氏諸媳，便一齊跪下。水夫人道：「本該罰跪一夜，看諸媳之面，可起來，各自回房安睡。以後除皇上賜宴外，只許飲至三觥，如過此數，即以不孝論！」古心、素臣頓首受戒，起身出房。水夫人叫丫鬟扶起紅豆、天淵，令諸媳俱起，慨然道：「玉佳位至極品，功在家國。今日因同鄉親友，情好難辭，以致如此，我豈不能諒他？但酒能亂性，現已失儀。書傳酒誥，詩戒賓筵，古人之痛切垂戒如此！涓涓不絕，將成江河；細行不矜，終累大德。履堅冰，何可不杜其漸也！」

各夫人俱感激代謝。在房宮女奴婢，從未見過，無不錯愕。飛娘、立娘始亦以為太過，及聞此論，歡喜無限。立娘出去，述與鐵面知道。鐵面扯開闊嘴，心花都放道：「咱原說的，情願變一隻雌哈巴狗，替太夫人看房。這般舉動，這種議論，真不愧女聖人也！」

素臣是日宿鳳羽樓，紅豆因年幼，雖經風雨，每至交歡，不勝畏縮。素臣體貼便也略見大意，此時醉中雖不敢肆行蹂躪，卻已直搗黃龍。紅豆從未受大創，蹙眉忍受，到得苦盡甘來，長男少女二象同春，正估經期初淨，便已種上一男神童矣。

次日起身，門上報：「島中劉將軍連家眷到門。」素臣接進，見一黑一白兩孩，問知黑者小鍾馗，五歲；白者虎臣子貞兒，六歲。素臣細看貞兒之貌，頗似鳳兒，暗忖：「外孫似舅，故中表弟兄亦相似也。」璇姑迎著石氏，悲喜交集。鳳兒攬著貞兒，亦親熱異常。石氏見過水夫人及合府，與飛娘、立娘敘闊一番，交還小鍾馗，即上璇璣樓，與璇姑暢敘離情不題。

水夫人差宮女，去催請梁公妻妾，於二十一日早敘，並為石氏接風。席上，梁公夫人與水夫人婆媳敘親情，兼代梁公、鵝鵝致謝。鵝鵝復深謝素臣援救之情，與石氏敘姊妹別情，與璇姑致聞名相思之情，仍稱璇姑為大姑娘。璇姑卻難稱為嫂，又不便竟稱為孀，遂以姐稱之。鵝鵝亦從此改稱姐姐矣。水夫人極贊石氏貞心勁節，親奉一爵，出位立候。石氏無比惶悚，璇姑亦代謙謝。席散，梁公夫人辭去。鵝鵝不去，因留宿璇璣樓上。次日，金枝、紅瑤到府，見過合家，即向璇姑道達來意，慶賀生辰。水夫人方知鵝鵝獨留之故。紅瑤便上璇璣樓會石氏、鵝鵝。金枝便約晚香，去拜山東諸將夫人，並同來見又全妻妾。水夫人吩咐送四席晚膳過去，金枝等便直敘至夜方散。

二十三日一早，白夫人同翠雲前來拜壽。本宅各夫人俱送壽禮拜賀，下人俱稟叩祝。吃過壽麵，即擺席月恒堂。因白夫人新親，定坐南面首席，翠雲僉席。席散，田太夫人歸藍田樓。翠雲上素心樓看女婿。鵝鵝、石氏上璇璣樓敘闊。金枝因金相要看龍兒詩稿，上瀟湘樓去抄寫。惟白夫人母子，要聽水夫人講書，同飛娘、鸞吹俱至安樂窩，求講頭一章，講『知者樂水』一章。水夫人向田氏等說道：「白親家要講的幾章書，你們都聽過的。各人房內有客，可去陪侍，單留大媳及公主在此陪罷。」田氏因是正主人，白夫人又是正親家，便稟知水夫人，只打發四妾出來。

璇姑等走出安樂窩，恰值翠雲看過女婿回來，瞥見天淵扇上一個玉魚，白亮耀眼，因取過細看，嘖嘖稱歎說：「宮中之物，果是不同！」湘靈道：「並非宮中之物。」因提起那年比武的事來。素娥道：「郡主可記得天繪樓上中狀元之事嗎？如魚得水，洞房花燭，榮妻貴這些采頭，不是都應了嗎？」秋香見璇姑等俱出書房，又是聽過的，便也攙著出來，在旁插嘴道：「各位夫人如今才信奴的說話不錯，那時若請太師爺擲紅，怕不一擲就是紅滿盆嗎？」翠雲道：「文爺是慣擲紅滿盆的，只這話是怎說，卻要求教？」素娥道：「親母，這話長似萬里雲南哩！請進堂中坐了，好細細的告訴。」湘靈道：「這裡不穩便，我們都到天繪樓上去，這話原是天繪樓上長的。秋桂，把沒曾吃動園碟，撿一桌送一樓來。」於是，都到天繪樓坐下。

素娥因把那年搶狀元、奪新郎諸事說知。湘靈道：「我過後思量郡主及老爺說的酒底，都有緣故。老爺說的時節，郡主又是歡喜，又是害羞。如今驗出來，才知老爺兩個酒底，已許下夫妻之約，只把我們漫在鼓裡。」璇姑道：「愚姐是一概都忘記了，三妹可說出來，大家公議。」湘靈道：「老爺先說郡主的酒底，是『一木只成木，二木便成林。如何不成林？孟子雲：牛山之木嘗美矣！』不是早知道郡主姓林。不是那黑臉張飛了？老爺自己說的酒底，是『一人自成人，二人便成從。因甚樂相從？子張雲：於人何所不容』不是說郡主樂從，老爺肯容嗎？」

璇姑道：「這真像個有心，但老爺怎好瞞著我們？」素娥道：「郡主和我們相好，也不該瞞得鐵桶！」湘靈道：「便是這點子不是，我們如今每人罰他十大杯出氣。」璇姑道：「郡主量雖強是我們，怎吃得三十六大杯？況且太夫人剛戒了老爺，也不可令郡主大醉，大家公敬十杯罷。」

宮女們便就斟酒，湘靈便就逼飲。天淵漲紅了臉，說道：「妹子的心事，如今說一個明白，省得二姐、三姐把老爺都拖下水去。那日酒底，不特老爺的可疑，連各位姐姐的酒底，並對的對子，都像知道妹子心事的，暗暗相合。妹子出與三姐對的是『四女同居，吾夫子東南西北之人也。』三姐對的是『五行迭王，爾土生春夏秋冬之季乎』。不是已為妹子安一地步？大姐的酒底是『十口便成田，一口自成豆。阿誰記紅豆？微之雲：李暮○笛傍宮牆。』那時公主已在皇妃面前，極口贊歎老爺為天下第一人，齒頰之間，津津若有餘慕。愚妹因家父曾述老爺之相貌才略，亦稱為當今一人，私心亦在仰慕。便先替公主起一數，竟與老爺有姻緣之分。數係六合發傳，主老爺有六房妻妾。因復自起一數，亦復相同，故於大姐出宮，即懇求帶出。恰好大姐酒底，將公主之名指出，那時便吃一驚。輪到三姐，又說是『一口便成呆，四口自成器。緣何得成器，孟子雲：必使玉人雕琢之。』那日樓上，只有姊妹四人，又對針原底『三口成品，一口成呆』之意說來，不是明知妹子一口，並入妹妹們三口而成器，以同受玉人之雕琢嗎？輪到二姐，又恰說是『六口便成曲』，與妹子所起兩數，俱由『六合發傳』者相符。及到大姑娘湊將上來……」

正說到那裡，恰好鸞吹悄悄的躡足上樓，笑道：「郡主怎說妾身湊將上來？這句話好不難聽，須說個明白，不然，與你不得干休！」合樓人都笑將起來。璇姑道：「無心之談，有心之聽，截頭去尾，只說中間，真個便不好聽了！天下事如此致疑者甚多。南容三復白圭，良有以也！」湘靈笑道：「大姐只講道學，妹子卻要插科，大姑娘這一上來，卻落了便宜也！」素娥忙把前事述了一遍，鸞吹笑道：「虧你們好記性，一部廿一史，句句都在肚裡。若是這樣說，妾身卻不落便宜，還記得湊上來要做新郎哩！」合樓人又俱失笑。

璇姑問：「太夫人講完書來！大姑娘怎尋得到此？」鸞吹道：「太夫人正在那裡替大嫂子慶壽哩。」璇姑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鸞吹笑道：「剛講到『仁者壽』一句，那兩章還沒講著哩，丫鬟來說鴿兒啼哭，才辭了出來。在樓下過，聽著你們聲氣，回去騙住了，就跑到此。郡主且說『那日湊上來』，奴是說的怎酒底？」天淵道：「大姑娘說，『有口便成呆，無口便成木。緣何恁呆木？崔信明雲，楓落吳江冷。』不又嵌著吳江兩字？這不都有關會的麼？及至老爺說出那兩個酒底，把奴嚇得要死！想老爺數學入神，必已知奴出身之事，竟當面說出容納之意。那知後來反要替奴擇婿，便想不出中變之故，只得自求皇妃，得成此姻。成姻以後，根問起來，方知老爺並未起數。那日兩令，不過無心暗合，豈非奇事？」璇姑道：「奴便想，老爺定是無心。」

湘靈道：「據郡主說，也只出脫得老爺。郡主把心事藏著，不向相好姐妹露一點子風聲，這十大杯酒，還不該罰嗎？」於是素娥兩人，不由分說，勉強灌了七大杯。璇姑道：「郡主已有醉意，大家散罷。」湘靈道：「郡主今夜必然成雙，還得吃一杯雕琢酒，湊成雙杯。」璇姑道：「三妹這話不太村嗎？」湘靈道：「有大姐道學，少不得妹子的插科，況是郡主自己承認的。罰妹子一杯，陪郡主罷。」璇姑道：「我也罰一杯。」鸞吹、素娥、翠雲都願陪一杯。天淵沒有法，只得又乾一大杯。然後眾人作別下樓，天淵隨送，腳步已亂。璇姑深悔十杯之說，再三止住，扣門而去。宮女們便替天淵卸妝，送上床衾。不一會，已向華胥國中去矣。

素臣是日進閣，因假三日，劉健便把重大事情奏明天子，留待素臣批答。天子又已揀最要者，先扣下十餘件，以待素臣。再湊著五府六部，更定規條，俱於是日至閣商決，便直忙至晚。天子知其勞動，就近召入文華殿夜宴，賜以萬花春酒。這酒是人參、蜂蜜、火酒三味合成，甜美補益，卻有力量。素臣怕醉，將戒酒之事奏知。天子道：「太夫人原除去賜宴，今體其意，亦不敢多勸，只奉三觥便了。」那知這三觥酒，竟有十觥苦酒之力，謝宴回府，已覺醺然，更有一件不妙之處，竟頗動有春意。一到家，便知水夫人房內有女客聽講，令春杏來知。水夫人吩咐，令素臣早睡。素臣知天淵經淨，傳至月恒堂侍寢。春杏回來說：「郡主被任夫人們灌醉，已經酣睡。」素臣乘著酒興，竟上天繪樓來，宮女們接著，解帶寬衣，輕輕揭被而入，見天淵如中酒楊妃，煞是可愛，便悄然投入絲竿，擊釣那醉魚。天淵星眼朦朧，酒情撩亂，半醒半睡，半就半推，方知御醉女之趣，到得酒魔戰退，春興又濃，又種下一小國公矣。

次日入朝，欽天監奏擇二十七日開大學小學，新進士二十五日考選，亦擇於二十七日上館。兵部帶領尹雄朝見謝恩，面奏三受降工程。天子升尹雄為遼東總兵。兵部呈上貴州巡撫錢鉞露布，奏乾珠已生擒米魯、阿保，現移兵孟密。天子大喜，晉素臣太保，將露布宣示中外。朝罷，留素臣入宮，賜宴東瓊島，親遞三爵，然後入席，問素臣道：「素父其前知乎？米魯果於阿馬坡被乾珠襲敗，逃至馬尾籠，為鬆紋所擒。若非前知，何以不爽若此？」

素臣道：「賜不幸多言而中，豈有前知之哲耶？」天子道：「乾珠珠字，亦與豬同音；『米醉殺豬』之謠，朕至今乃知其不足信也！」素臣道：「童謠本不足憑，曰止知不知，則已明示成敗矣。今當撤回錢鉞，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總督雲、貴，為善後之計，則兩省大定矣。」天子即命懷恩傳旨內閣，並令王軾逕赴新任，不必入朝請訓。復令戶部送黃金萬兩、白金十萬兩至鎮國府，止素臣勿謝。素臣力辭。天子道：「若發京外兵往剿，即幸而勝，所費已不貲，此銀只可供犒師之用。況昨聞蕩平粵西軍需，乃出自素父已資耶？朕知素父現在窘鄉，有無相通，亦朋友之誼也！」

素臣只得謝恩。天子道：「二十七日，乃入學上吉之日，欲屈太夫人進宮開講，素父可先致朕意，屆期當專請也。」素臣退

朝，金銀已送至府，方不憂日用矣。是日，尹雄來謁。因即欲出京，便留不住，款宴而別。水夫人因素稟知國子開學，翰林上館，宮內開講，都是二十七日，因向諸媳說道：「我進宮去，你們本該隨去；但大臣妻妾，不宜擅入宮禁。龍兒雖已授職，仍須上館，四孫亦是那日入監，俱當料理。公主、都主可輪番隨我進宮，你兩人雖非天潢，然已義認，且自宮中出嫁之人，便無礙也。」紅豆、天淵歡喜領命。

是日，白夫人、紅瑤俱貪聽講解，翠雲亦懊悔昨晚沒曾聽講，遂讓鶻鶻、金枝先回，至夜仍聽水夫人講書。二十五日，內監送到請啟，是太皇太后出名，啟請宣成太君二十七日清晨入宮講學。白夫人等只得拜辭。水夫人因紅瑤甚有解悟，白夫人、翠雲又極貪聽，便復留住。白夫人等大喜過望，是夜仍聽講至二更。次日一早辭別，水夫人等送至宅門，看上了轎，方轉身至日升堂。只見白夫人等飛跑進來，滿面失色，丫鬟僕婦，更是嚇得抖戰。水夫人忙問其故，白夫人道：「妾身等轎至小廳，只見許多內監進府拿人，把家人轎夫一概擒拿，只得出轎跑回，不知是何禍事？」常是：

白虎青龍同跳舞，凶鴉喜鵲共飛鳴。

總評：

是時素臣功德巍巍，知與不知，皆視為伊周望散，無不感仰歎頌，心悅誠服。而梁樂公，敬亭乃殊不滿意，俏乎其容，侃於其詞，真直諫之士，道義之交，非此不足為素臣之友也，異時大臣偶有一善，交口贊揚，肆行不善，群為掩覆，甚乃飾說以媚之，亦獨何哉？亦獨何哉？

不為矯廉以廣君恩，在夫子教原思已屬第二義。而大臣體之，便迴出諸公之上。學者識得堯舜氣象，自知巢父，許由即有其人，亦不過硜硜小人而已！

反讀緩行一曲，最妙。新進喜事，旁觀率論，即此一曲，便已折倒，以下暢言欲速之弊，深言持久之規，絕大議論，絕大經濟，覺韓公《原道》一篇。掛漏不少。

以佛法治僧，以老法治道，果能力行，逃而歸於四民者，不止十之七八，所存大約百分中之數分耳。漸衰漸勝之道，較決而去之者，功效奚啻無淵，後有王者，必來取法，是為王者師也，請移以贈斯文。

工部《飲中八仙歌》為醉人狀，無一雷同，可稱絕技；此乃並寫其情，如無外。一醉便不遵令，代主勸酒，罰主惜酒，強成之比力，吃我三拳，百醉情也。尤妙在忽丟成之，大笑大叫一筆寫油情固極，飛舞跳脫而別開混沌，暗伏珠絲，醉鄉中另一乾坤也。既以龍卵種寤生之根，即以酒人一笑，酒勢已解，疾便收場，使酒情圓轉如意，不離其宗，真屬生龍活虎不可捉摸！

水夫人發怒，即讀者亦疑為太過；及聞其論，又極厭心切理。為人父母，為人子孫，皆宜如此。獨異鐵丐莽夫，乃能誠服此種議論，至於心花都放。衣冠中不如此丐者多矣！讀竟為之三歎！

借玉魚忽入前事，使六十一回中無數疑團，一時俱釋。如滿壁畫龍，各不點睛；至六七年後，忽然加點，風雨驟至，煙雲滿空，昔畫群龍無不伸爪張鱗，破壁盡去。豈非宇宙奇觀，璇姑與鶻鶻雖係中表妯娌，而均屬側室，難同正妻稱謂。璇姑故稱鶻鶻為姐，鶻鶻亦從此改稱姐姐也。而仍稱璇姑為大姑娘一語，回應二十二回「大姑娘說的好」，如夜光之珠，靈明活潑，絕世文心！

大姑娘湊將上來一段，最是文家秘訣，前後本不呆實，得此乃愈見空靈。